

荀子卷第十九

荀子卷第二十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王先謙集解

宥坐篇第二十八

此以下皆荀卿及弟子所引記傳雜事故總推之於末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

春秋哀公三年桓宮僖宮災公羊傳曰此皆毀廟也其言

災何復立也或曰三桓之祖廟欹器傾欹易覆之器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守廟

者曰此蓋為宥坐之器也說苑作坐右或曰宥與侑同勸也文

子曰三王五帝有勸戒之器名侑危注云欹孔子曰吾聞宥坐

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

挹水而注之酌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吁惡

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

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撫掩也猶言蓋世矣

○盧文弨曰據注則撫乃撫字之誤家語三恕篇作振世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

損之之道也挹亦退也挹而損之猶言損之又損

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為司寇而攝相也門人進問

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謂有

名為人所聞知者孔子曰居吾語女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

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

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心達而險謂心通達於事而凶險也辟讀曰僻醜謂怪異之事澤有潤澤也

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

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眾強足以反是獨立此

小人之桀雄也不可誅也營讀為熒熒眾惑眾也強剛也反是以非為是也獨立人不能傾

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

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韓子曰太公封於齊東海上有居

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吾無求於人立議曰吾

名無君之祿不仕而事力太公使執而殺之以為首誅周公從

魯問急傳而問之曰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殺之何也太公曰

是昆弟立議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

得而使也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是望不得以賞罰勸

禁也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

足以使之則望誰為君乎是以誅之尹諧潘止付里乙史付事

迹竝未聞也○盧文弨曰家語作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注

先王宋本作夫王無下民字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

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詩邶風柏舟之篇悄悄憂

貌也

孔子為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別猶決也謂

罪之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說曰是老也欺子老大夫之尊稱

春秋傳曰使圍將語予曰為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得為寡君老也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詩曰宜犴宜獄獄字從二犬象所以守者犴胡地野犬亦犴也嫪令謹誅賊也嫪與慢同謹嚴也時斂也無時暴也言生物有時而賦斂無時是暴也盧文曰今字當在嫪令謹誅上總下三事言之文義方不教而責成順家語始誅篇作夫嫪令謹誅夫字亦總下之詞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即就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刑書康誥言周公命康叔使以義任其喜怒也維刑殺皆以義猶自謂未有使人故先王既陳之可順守之事故有抵犯者自責其教之不至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服行也謂先自行之然後教之若不可尚賢以暴之若不可廢

不能以單之某極也謂優寵也單盡也盡謂黜削單或為彈後以威憚之此注單或為彈元刻作或為彈與家語同纂三年而百姓往矣百姓從化極○盧文弨曰往乃從之誤下注同王念孫曰案從下當有風字今本無風字者從誤為往則往風二字義不可通後人因剛風字耳據楊注云百姓從風韓詩外傳及說苑政理篇並同邪民部五引此正作百姓從風韓詩外傳及說苑政理篇並同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百姓既往然後誅其姦邪也行上文云上先服之三年而百姓從風服者行也即此所謂躬行也故云躬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隸書躬與邪相似故躬誤為邪親讀隸書不難知邪字誤而後人傳抄亦誤誤家語始誅篇作其有邪民不從則義不可通王肅不知邪為躬之躬故改邪行不從為邪民不從化以曲通其義而今本荀子亦作邪民則又後人以家語改之也楊注云百姓既從然後誅其姦邪則所見本已同今本說苑正作躬行不從而後俟之以刑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庠卑民不迷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氏本也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

用此之謂也厲抗也試亦用也但抗其威而不今之世則不然

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

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

則陵遲故也岸崖也負重也任負車任重之車也遲慢也陵遲

謂此注與匡謬正俗俱訓陵為丘陵似泥王念孫曰古無訓負

為重者負亦任也魯語注曰任負荷也楚辭九章注曰任負也

連言任負者古人自有複語耳倒言之則曰負任齊語負任擔

荷是也陵遲盧說是也說文交交徧也其字本數仞之牆而民

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王念孫曰馮

相氏注曰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廣今夫

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漕焉出涕豈不哀哉詩小雅大

失其砥矢之道所以陵遲哀其法度墮壞

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詩邶風雄雉之

舊本連上文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稽首恭敬之至有所不

今案當分段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稽首恭敬之至有所不

散也若施德化使下人稽首歸向雖道遠能無來乎○俞樾曰

如楊注義則伊稽首三字甚為不詞殆非也首當讀為道周書

芮良夫篇子小臣良夫稽道羣書治要作稽首是首道古通用

彼文稽道當為稽首此文稽首當為稽道皆古文假借字也向

書堯典曰若稽古正義引鄭注曰稽同也禮記儒行篇古人與

稽鄭注曰稽猶合也合亦同也稽道猶同道也伊者語詞猶維

也詩言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孔子言道苟同則雖遠而亦來

故曰伊稽道不其有來乎蓋借詩言而反之若唐棣之詩矣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

觀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徧與諸

能徧生萬物為其不有其功似上德不德者說苑作徧子而無

同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埤讀為卑裾與俯同方也卑下或方或曲必循卑下之理似義者無不循理也說苑作其流卑下句偈皆循其理似義○盧文弼曰案宋本引說苑作其流也卑下句偈之也情義分然者也其洗洗乎不漏盡似道讀為混混水至之貌漏讀為屈竭也似道之無窮也家語作浩浩無屈盡之期似道也○王念孫曰楊讀洗為混混水至之貌古無此訓洗洗當從家語作浩浩字之誤也鄭讀洗為混混王制曰有餘曰浩故曰浩浩乎不屈盡初學記引荀子正作浩浩則所見本尚未誤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三同先謙案若有決行說文洗水涌光也作洗洗義通似不必改作浩浩

之其應侯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決行決之使行也若聲響言若響之應聲也似勇者果於赴難也○王念孫曰奔逸與聲響義不相屬陽說非也佚讀為疾疾疾疾貌也言其相應之疾若響之應聲也漢書楊雄傳甘泉賦赫疾疾以提根今聲駢隱而歷鍾師古曰言風之動樹聲響振起眾根合同駢隱而盛歷入殿上之鍾也鄭讀與響同佚音丑乙反文選李善注曰疾疾貌也余曰切正與佚字同音古無佚字故借佚為之耳

主量必平似法主讀為注量謂阮受水之處也言所經阮受水之處也言所經阮受水之處也言所經阮受水之處也

求概似正概平斗斛之木也考工記曰概而不說言水盈滿則不待概而自平如正者不假於刑法之禁也淳約微達似察淳當為縛縛約弱也縛約柔弱也雖至柔弱而侵淫通達於物似察之見細微也說苑作縛弱微達

以出以入以就鮮絜似善化言萬物出入於水則必鮮絜似善化者之使人去惡就美也說苑作絜絜以出也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折絜曲也雖東西南北千萬折絜以出也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有志不可奪者說苑作其折必東也

孔子曰吾有恥也吾有鄙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彊學老無以教之吾恥之無才藝以教人也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舊言平生之與小人處者吾殆之也

孔子曰如埤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今學曾未如牝贅則具然欲為人師牝贅結肉莊子曰以生為負贅懸牝贅音尤具然自滿足之貌也○盧文弼曰此條舊不

提行今案當分段下兩條同

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糲糲與糲同蘇覽反

弟子皆有飢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

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

之隱也隱謂窮約孔子曰由不識盧文昭曰家語在吾語女女以

知者為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女以忠者為必用邪關

龍逢不見刑乎與家語同宋本作逢誤女以諫者為必用邪

吳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磔車裂也姑蘇吳都名也○俞樾

是漢書景帝紀改磔曰棄市師古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

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眾矣

俞樾曰由是觀之四字當在君子博學深謀句上何獨亡也哉且夫芷蘭生於深林非

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為通也不為為窮而不困憂而意

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皆為樂夫賢不肖者材也為

不為者人也為善不為惡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

不遇其時雖賢其能何用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

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女昔晉公子重耳霸

心生於曹重耳晉文公名踐霸心生於會稽謂以甲盾五千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齊桓公名齊亂奔

莒莒蓋亦為所不禮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佚與

謂奔走竄也家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桑落九月時也夫

此樹之下盧文昭曰正文桑落之下下宋本有乎哉二字今

案可省郝懿行曰桑落索郎反語也索言蕭索郎言郎當皆謂

困窮之貌時孔子當隄子路愾志故作隱語發其志

意楊注說固可通而與上言曹莒會稽等義差遠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盧文昭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

北堂也北堂人所居廟出而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太廟之
有北堂亦所以居主也
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被九蓋皆繼被有說邪匠過絕邪
所在也輟止也九當為北傳寫誤耳被皆當為彼蓋音蓋戶扇
也皆繼謂其材木斷絕相接繼也子貢問北蓋皆繼續彼有說
邪匠過誤而遂絕之邪家語作北蓋皆斷王肅云觀北面之蓋
皆斷絕也○王念孫曰繼與輟說絕韻不相協繼當為繼字之
誤也說文繼古文經正與輟說絕韻不相協繼當為繼字之
繼絕並用者古人經文不嫌於複凡經傳中同一字而上下異
形者不可枚舉即用人之文亦有之皋陶謨曰天聰明自民
聰明天明畏自民明威是畏即威也小雅正月篇云燎之方揚
或滅之赫赫宗周哀烈威之釋文威本或作滅昭元年左傳
引作褒姒滅之是威即滅也越語云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地形
之聖人因而成之管子勢篇作死生因天地之形是刑即
形也皆與此文之繼絕並用同例今本劉作繼則既失其韻而
又失其義矣楊云皆繼謂材木斷絕相接繼非也接繼與斷絕
正相反下文云匠過絕邪則此文之不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
有說甚明家語作北蓋皆斷此亦絕也王念孫曰嘗讀為當
有說甚明家語作北蓋皆斷此亦絕也王念孫曰嘗讀為當

有說也下文蓋曰貴文也正申明官致良工因麗節文官致良
亦當有說之意揚訓嘗為曾失之官致良工則因隨其木之美麗節文
工謂初造太廟之時官極其良工則因隨其木之美麗節文
而裁制之所以斷絕家語作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功
巧蓋貴文也○王念孫曰麗非美麗之謂麗者施也劉旒
穀謂禮士言因良材而施之以節文也○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
材盡其功巧正謂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斷絕者蓋所以貴
施之以節文也○夫子之博識也

子道篇第二十九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弟與悌同謂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順
從於君父下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
篤愛於卑幼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
禮安言以類使則儒道畢矣志安於禮不妄動也言發以類不
盧文弨曰言以類使雖舜不能加毫末於是矣孝子所以不從
元刻作言以類接 雖舜不能加毫末於是矣孝子所以不從
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衷善發
謂善發也

於衷心矣。○郝懿行曰：衷者善也。從義不從命，乃為善也。俞樾曰：衷與忠通。言孝子之不從命，乃其忠也。下文乃義，乃敬，忠與義敬正一律。作衷者，段字耳。國語：楚語又：能齊肅衷。正周禮春官序官鄭注：引作中正。孝經：中心藏之。釋文：中本亦作忠。蓋衷中忠三字同聲而通用。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脩飾孝子不從命，乃敬。從命則禽獸之行不從命，則使親為脩飾君子不從命，是乃敬。故可以親。○先謙案：乃衷乃義，乃敬下羣書治要皆有也字。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予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傷也。萃與穎同，雖勞苦彫。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萃，不敢解情失敬也。不幸以不順於親而見惡也。○非仁人莫見惡而能無失其愛。王念孫曰：則與即同，說見釋詞。能行詩曰：孝子不匱此之謂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不敢違哀公之意，故不對。○盧文弨曰：孔子趨出以語子貢。舊本皆連上今案當分段篇內並同。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臣也。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臣不對，賜以為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盧文弨曰：有讀為又。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審其可從則從，不可從則不從也。○盧文弨曰：家語三恕篇：西人作七人，三人作五人，二人作三人，未句作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也。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

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樹栽植藝播種胼胝手足勞孔子

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

與不女聊繆繆繆也與讀為歟聊賴也言雖與之衣而繆繆不

繆我而不敬不順則不聊賴於汝也或曰繆繆繆也言雖衣服我繆

人與己不順歟也王肅云人與己事實相通不相欺也皆與此

不同。盧文弨曰案今外傳九作衣歟食歟曾不爾即即疑聊

之譌此云教予疑是飲予之譌今家語困誓篇作人與己與不

引亦不同。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此

三者則何以爲而無孝之名也。○王念孫曰以字衍韓詩外傳

也亦無以字又案外傳此句下有意者所友非仁人邪一句玩

本書亦似當有此句下文雖有國士之力四句正承此句而言

又下文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承上言不敬三句而言出而名

不章友之過也則承此句而言若無此句則與下文不相應矣

孔子曰由志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

也勢不可也國士一國故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出而名不尊

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爲而無孝之名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練小

禮記曰期而小祥居室寢有席又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

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也夫子爲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先謙案華嚴經音義

夫子爲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貢曰女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子曰吾不

知也子貢曰吾將爲女問之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

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女謂夫子爲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

不知女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懼於

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裾裾衣服盛貌說苑

曰見說苑雜言篇又案韓詩外傳三作疏疏家語三恕篇作倨

倨都慈行曰裾裾說苑雜言篇作裾裾與裾皆衣服之名因

其盛服卽以其名呼之韓詩外傳三昔者江出於嶧山其始出

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

也放讀為方國語曰方舟設附韋昭曰方並也編木為附說苑

投附今據齊語改正非維下流水多邪人畏之邪言盛服色厲亦然也說苑作非下眾水之多乎。盧文昭曰今女衣服既盛顏色充盈

天下且孰肯諫女矣充盈由慤曰楊注非是下文孔子曰志之

吾語女此由字當在孔子曰之下由志之三字連文上文孔子

韓詩外傳正作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也子路趨而出改服而

入蓋猶若也循若舒和之貌禮記曰君子蓋猶爾也孔子曰

志之吾語女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

奮振矜也色知謂所知見於顏色有能自有其能皆矜伐之意

華即諱之省文兩奮字皆奮字之誤乃古文慎字也奮誤為奮

則奮於言行不能謂之不華不伐矣於是又刪去兩不字耳楊

氏據誤本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

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皆在不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

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

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士者脩立之稱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

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

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知者皆讀為智顏淵對曰知者

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

其意樂其為治之意先謙案得謂得既已得之又樂其治先

謙案治謂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者其未得也則

所事皆治

所事皆治

所事皆治

所事皆治

所事皆治

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法行篇第三十 禮義謂之法所以行之謂之行行下孟反。虛文昭曰此篇舊本皆不提行今各案其文義分之

公輸不能加於繩聖人莫能加於禮 公輸魯巧人名班雖至巧亦當有墨字宋本同今本蓋皆誤 禮者眾人法而不知聖人法而知之法而不知其義者也

曾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 無禁辭也內人之疏外人之親謂以疏為內以親為外家語曰不比於親而比於疏者不亦遠乎韓詩外傳作無內疏而無外親也。虛文昭曰今家語賢君篇作不比於數而比於疏不亦遠乎說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苑亦作數字 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 謂失之遠矣 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 反謂非悖。王念孫曰遠當為反反當為遠內人親而外人疏今疏內而親外是反也故曰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人是舍近而求遠也故曰

不亦遠乎 下文曰失之已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迂即遠也是其證今本反與遠互誤則非其旨矣韓詩外傳正作內疏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 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 詩曰涓涓源水不離不塞穀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大息其

云益乎 源水水之泉源也雖讀為壅大其輻謂壯大其輻也重虛文昭曰此所引詩逸詩也先謙案云益有益也說見儒效篇

曾子病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 曾元曾子之子也。虛文昭曰大戴禮作

曾元抑首 夫魚鼈龜鼈猶以淵為淺而堀其中堀與窟同。俞 曾華抱足 其中增巢其上相對為文晏子春秋諫篇古者嘗有穴字堀穴其中增巢其上相對為文晏子春秋諫篇古者嘗有處增巢窟穴亦以窟穴對增巢是其證也大戴記曾子疾病篇作鷹鳩以山為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龜鼈以淵為淺而鷹穴其中鷹穴即堀穴也春秋文十年次于厥貉公羊作屈貉然則以鷹為堀猶以厥為屈也荀子此文本於曾子彼作鷹穴此作鷹堀穴乃古書以聲音假借之常例若無穴字則文為不備矣鷹為猶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

亦無由至矣

夫玉之少而珉之多邪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惡音烏猶言烏謂此義也夫

夫玉之少而珉之多邪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惡音烏猶言烏謂此義也夫

本從盧校栗上有縝字王引之曰呂本作栗而理知也錢本及元刻依聘義於栗上增縝字而盧本從之誤也楊注但釋栗理

本從盧校栗上有縝字王引之曰呂本作栗而理知也錢本及元刻依聘義於栗上增縝字而盧本從之誤也楊注但釋栗理

於智楊依聘義注訓栗爲堅貌亦非說詳經義述聞聘義先謙

於智楊依聘義注訓栗爲堅貌亦非說詳經義述聞聘義先謙

有德行者不傷害人
拔而不撓勇也
機屈似勇者
理適並見情

有德行者不傷害人
拔而不撓勇也
機屈似勇者
理適並見情

王之意故廣韻云適善也管子水地篇說玉九德大意與此略

王之意故廣韻云適善也管子水地篇說玉九德大意與此略

管子地員篇取道皆見精也
玉有瑕必見之於外故君子比情焉

管子地員篇取道皆見精也
玉有瑕必見之於外故君子比情焉

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較然辭也扣與叩同

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較然辭也扣與叩同

不若玉之章章行曰雕雕章章皆文采宣著之貌語意猶云星

不若玉之章章行曰雕雕章章皆文采宣著之貌語意猶云星

北德
第一
月利等而下見愛者吾於下也仁者必能交而不見效

北德
第一
月利等而下見愛者吾於下也仁者必能交而不見效

詩子卷之十一

詩子卷之十一

也子道篇魯知而有能者小人也韓詩外傳能作臨財而不見
長是不長猶不能也吾無所能宜其不見敬矣
信者吾必不信也廉潔不問於人。郝懿行曰三者在身曷怨
人當反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無識不知天命也失之已而反諸人豈
不亦迂哉

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南郭惠子未詳其姓名蓋居南郭因

以為號莊子有南郭子綦夫子孔子也雜謂賢不肖相雜而至

盧文弨曰尚書大傳略說作東郭子思說苑雜言篇作東郭

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

之門多病人藥枯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傳略說及說苑雜言

篇並有砥厲之旁多頑鈍句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顧千里曰盧文弨刻本無孔子曰三字

謙案謝本從盧校無孔子曰三字今依顧說從宋本增

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

也有親不能報有子而求其孝非恕也報孝養也詩有兄不能

敬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恕也士明於此三恕則可以端身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

不教死無思也無門人思其德有而不施窮無與也窮乏之時是故君

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也

哀公篇第三十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敢問何如取

之邪盧文弨曰舊本脫取字今據大戴禮哀公問五義家語五儀解增

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忘

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志記識也服古之服猶若夫舍此

而為非者不亦鮮乎舍去此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絢履紳而搢

笏者此賢乎章甫殷冠王肅云絢謂履頭有拘飾也鄭康成云

絢之言拘也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履頭紳大

子貢曰

子貢曰

帶也。搢笏於紳者也。○王念孫曰：大戴記哀公問五義篇家語五義篇紳下有帶字。賢上有皆字。竝於義為長。俞樾曰：此當作比說文。白部皆俱詞也。從比從白。徐鍇繫傳曰：比皆也。是此有皆義。比賢乎猶言皆賢乎。大戴禮保傅篇於是比選天下端士。漢書賈誼傳：此皆賢乎。蓋比選矣。此文亦見大戴記哀公問五義篇。作此皆賢乎。蓋比選為此。後人又增皆字耳。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玄裳，纓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端衣玄裳也。纓與冕同。鄭云：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廣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則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路王者之車，亦車之通名。舍人注爾雅云：輅車之大者。葷，蔥薤之屬也。○先謙案：端衣玄裳，纓而乘路，所以祭也。故志不在於食葷。此下文黼衣斬衰，營屨杖，黻裳者，不茹葷，資衰，其杖者，不聽樂。二喻正同。斬衰，營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肉。儀禮喪服曰：斬者，何？不緝也。衰，長六尺。上曰衰。下曰裳。當心前有衰，後有負板。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不在也。菅菲也。此言服被於外，亦所以制其心也。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

孔子曰：人有五儀。言人之賢愚，觀其儀法有五也。○郝懿行曰：義即五儀也。古儀字正作義。楊注儀法。非是先謙案儀猶等也。說見王制篇。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色色謂以己色觀彼之色。舉矣。○盧文弨曰：大戴禮作志不邑邑。郝懿行曰：邑當為邑字。形之誤。大戴記作志不邑邑。楊注甚謬。邑邑與悒悒同。悒悒憂逆短氣貌也。曾子立事。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為己憂。篇云：終身守此悒悒。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為己憂。為慮也。為有瘡義，故左傳有疾不可為之文。為己憂者，瘡已憂也。得賢入善士，以託其身，則可瘡己之憂。而庸人不知也。勤行故曰：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為己憂。勤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交謂接待於物皆言不能辨是非。韓詩外傳四：同動行與止立，對疑此皆形誤。王引之曰：作止立者，是止交二字。文不成義。楊注非也。勤行亦當作日選擇於物，不知所依。大戴作動行皆字之誤也。外傳作動作日選擇於物，不知所

貴不知可從物如流不知所歸為外物所誘蕩而不返也。郭
作而如五鑿為正心從而壞如此則可謂庸人矣鑿竅也五
鼻口及心之竅也言五鑿雖似於正而其心已從外物所誘而
壞矣是庸愚之人也一日五鑿五情也莊子曰六鑿相攘司馬
彪曰六情相攘奪韓詩外傳作五藏為正也。盧文弨曰大戴
禮作五鑿為政此正字義當與政同古通用注似非郝懿行曰
楊注五鑿五情是也莊子六鑿相攘謂六情可哀公曰善敢問
證王念孫曰楊後說以五鑿為五情頗勝前說
何如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
也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率循也雖不能盡徧必循處其一
善義同而有淺深大戴記作雖不能盡善盡美韓詩外傳一作
雖不能盡乎美著家語五儀解作備百善之美三書皆本此而
各異韓詩外傳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論語曰子路有問
此下多有缺略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未之能行唯恐有
問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止於辨明事而已矣。郝懿行曰謂
非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由從也謂不從不正之道。郝懿行
也注亦非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

行不差忒也注亦非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
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言固守所見如愛其性命肌膚故富貴
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皆謂志如此則可謂士矣。士者
之稱一曰士事也言其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之君子矣
善於任事可以入官也
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不自以仁義在身而
色不伐思慮明通而辭不爭故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猶然
之貌所謂瞻之在前忽然而後家語作油然王肅曰不進貌也
郝懿行曰猶然即油然家語作油是也孟子油油然與之皆
言無以異於凡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
所謂賢人者行中規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
身本亦身也言雖廣大而不傷其身也所謂言滿天下無口過
本質如木之有根幹此言行中規矩準繩然皆謂與富有天下
理會不假斷削而喪失其本真所謂漸近自然也

而無怨財富有天下謂王者之佐也怨讀為蘊言雖富有天下而不苑古蘊苑通此布施天下而不病貧言廣施德澤子惠困窮因誤為怨字耳布施天下而不病貧言廣施德澤子惠困窮而義猶未盡怨宛皆從死聲此同聲假借也音轉而為苑又轉而為蘊此雙聲假借也不知假借之義故謂為字誤耳考工記云賦其鑽空欲其怨也歸於鄭司農注憲讀為宛彼北林之宛正之下怨王即宛巨此即苑蘊相借之例也蘊與音義同如大戴記作躬為匹夫而願富句貴為諸侯而無財義與此別如此則可謂賢人矣說文云賢多才袁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大聖矣孔子對曰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辨別萬物之情性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辨情性乃能理是非之取舍而不惑性中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其事謂聖人所理化之事言辨字而

區分○郝懿行曰辨與辯同辯者治辯也辯與平古字通荀書多假辨為辯耳此上言辨乎萬物之情性義亦同似不宜訓辨別王念孫曰辨讀為偏言其事大則偏乎天地明則察乎日月也與上辨乎萬物之情性不同楊以辨為辨別則與大字義不相屬矣偏辨古字通說見日知錄俞樾曰大字絕句是故其事大與上文大道者相應下明字衍文辨乎天地察乎日月二語相對說詳羣經明察乎日月聖人之明總要萬物於風雨猶統平議大戴記明察乎日月察如日月總要萬物於風雨猶統領也風以動之雨以潤之言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循繆當為膠莊子云膠膠擾擾肫肫與純同雜亂之貌爾雅云純純亂也言聖人治萬物錯雜膠膠純純然而眾人不能循其事純之句反○郝懿行曰大戴記作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穆穆和而美若天也純純精而密也穆穆古字通純肫肫聲相借耳注並失之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嗣繼也言聖人如天之繼嗣眾人不能識其化繆繆相續而不可測識也大戴記作若天之司莫之能識司與嗣職與識蓋亦聲借字耳其義則司職皆訓主也王念孫曰嗣讀為司鄭風羔裘傳曰司主也言若天之主司萬化其事不可得而知也司嗣古字通大戴記正作若天之主司萬化其事不識失之百姓淺然不識其鄰近況能識其深乎所謂日用而

不知者也。○盧文弨曰：淺然大戴作「淡」，然都懿行曰：「淺然當依大戴記作「淡」，然此言百姓不識，不知謂帝力於我何有耳。若此則可謂大聖矣。」哀公曰：「善。」

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對。哀公不問舜德，徒三問不對。

哀公曰：「寡人問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孔子對曰：「古之王者有

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焉。」務讀為冒，拘與句同。曲領

政也。尚書大傳曰：古之人衣上有冒，而句領者，鄭康成注云：言

在德不在服也。古之人三皇時也，冒覆項也。句領，繞頸也。禮正

服方領也。○都懿行曰：尚書大傳作冒，而句領，古讀冒，務音同

拘讀若句，緇故其字通。鄭注冒覆項也。句領，繞頸也。按句者，曲

也。韓詩外傳三云：舜魔衣而熱。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鳥鵲

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

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

也。孔子曰：「君之所問，聖君之間也。且小人也，何足以知之？」美大

故諫不敢對也。曰：「非吾子無所問之也。」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阼

階，仰視榑棟，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

而不至矣。」謂祭時也。昨與阼同。榑亦棟也。哀將焉不至，言必

並同。而當訓為能。若以為衍，不應五句皆誤。楊注：王霸篇云：而

為皆語助也。又齊策：管燕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

鮑彪注而辭也。以而字作語辭，亦可。然訓能語更順。高誘注：呂

氏春秋去私篇：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又注：士容篇：柔而堅

虛而實，皆訓而為能。其注淮南也。亦然。易屯彖：宜建侯而不寧

釋文而辭也。鄭讀而為能。然則此焉而正當讀為焉能，不可易

矣。王念孫曰：盧說是也。文選：王文憲集序注：引此有而字，其引

此無而字者，皆後人不知古訓而刪之也。古書多以而為能，詳

見淮南。君味爽而櫛冠，初曉尚暗之時，平明而聽朝，一物不應

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而不至矣。君平明而聽朝，日

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

不至矣。」

焉而不至矣諸侯之子孫謂奔亡至魯而仕者自平明至日昃在末庭而脩臣禮君若思其勞則勞可知也以喻
 脩德亦將有之矣奔亡之勢也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四郊亡國
 之虛則必有數蓋焉虛讀為墟有數蓋焉猶言蓋有數焉倒言
 文昭曰數蓋猶言數區也魯有少皞氏之虛大庭氏之庫也郁
 懿行曰虛墟古今字新序四作虛列此虛則即虛列之謠蓋者
 苦也言故虛羅列其間必有聚廬而居者焉觀此易興亡國之感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而不
 至矣且臣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
 以此思危則危將焉而不至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紳大帶也委委貌冠也鄭注儀禮云委安也所以安正容孔子蹴然曰君號然也
 貌章表明也殷質言所以表明丈夫也莊子音義崔譔云蹴然變色貌號讀為胡聲相近字遂誤耳家語作君胡然也資衰其杖者不聽樂非
 耳不能聞也服使然也資與齊同其杖竹也其謂蒼白色自死之竹也黼衣黻裳者不

茹葷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黼衣黻裳祭服也白與黑為黼非不能味謂非不能知味也鄭注周禮且臣聞之好肆不守折
 司服云玄冕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長者不為市竊其有益與其無益君其知之矣好喜也言喜於
 所守貨財折耗而長者亦不能為此市肆非盜竊之事長者不為
 市而販者不為非家語王肅注云言市肆弗能為廉肆則不
 折也人為市估之行則不守折人為長者之行則亦不為
 市買之事竊宜為察察其有益與其無益以竊字屬下句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術也孔子對曰無取健健美
 無取詘未詳家語作無取詘王肅云謂妄對不謹誠者或曰捷
 詘下作無取口無取口者。盧文昭曰案家語五儀解作無取詘
 取口無取口無取口者。盧文昭曰案家語五儀解作無取詘
 誨爾諄諄誨爾諄諄口諄謂口教誨心無誠實者諄之倫反。盧文昭曰
 注未舊作諄諄倫也諄今訂正郝懿行曰諄蓋諄字說苑尊賢
 篇作詘是也詘訓詁持家語五儀解作詘亦假借字耳口諄家
 語作諄諄王肅注多言也韓詩外傳四諄作詘是矣楊注引作口
 亦諄字當作口諄者諄也今說苑無取詘下脫去數字遂不
 叙叙諄蓋以音近故諄耳其引說苑無取詘下脫去數字遂不

可健貪也詁亂也口噤誕也健羨之人多貪欲詁忌之人多悖
讀於孔子曰人何若為可取也孔子曰無取拊捷者必兼人不
健無取佞無取口讒健驕也佞諂也口讒也韓詩外傳云無取
○盧文弨曰口讒今說苑尊賢篇作口讒郝懿行曰健無貪義
兼人不可以為法以此參證可知作貪必譌字矣拊者利口捷
給變亂是非故云亂也誕者誇大故說苑云口鏡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
服而後求良馬士信慤而後求知能焉士不信慤而有多知能
譬之其豺狼也不可以身余也
○有讀為又語曰桓公用其賊文
公用其盜
謂管仲寺人勃鞞也盜亦賊也以喻士
不信怒闇主信怒不任計
信亦任也○郝懿行曰此蒙桓公用
臧須故云任計不信怒也信古以為
伸字不讀本音新序雜事五信作任計勝怒則彊怒勝計則亡
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子之善馭乎
東野氏也馭與御同○盧

子亦問東野畢之善御乎此脫子亦問三字又子之當作之子
王念孫曰東野子亦當作東野畢下文皆作東野畢是其證
詩外傳作善馭東野畢之御也新序雜事篇同先謙案
善馭當為馭善馭文注氏各本誤民從虞王本改正
顏淵對
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
失讀為逸奔也下同
定公不悅入
謂左右曰君子固讒人乎三日而校來謁曰東野畢之馬失
校
掌養馬
兩驂列兩服入廄
兩服馬在中兩驂兩服之外馬列與
之官也
○俞越曰楊注以七字作一句非也兩驂裂者兩驂斷鞅而去
也兩驂在外故得自絕而去於是止存兩服馬還入廄中矣故
曰兩驂列句
定公越席而起曰趨駕召顏淵顏淵至
趨讀為定
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馭善則善矣雖然其
馬將失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於
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舜無失
民造父無失馬也
○盧文弨曰新序家語是下皆有以字王念
孫曰案太平御覽工藝部三引此亦有以字

同常據補今東野畢之馭上車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

畢矣銜體銜與馬體也步驟馳騁朝禮畢矣謂調習其馬或步

正禮畢相屬上句言馭之禮也○郝懿行曰楊注非此讀宜斷體

古字通毛詩言調飢即朝飢此言馬之馳驟皆調習也歷險致

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也定公曰善可得少進

乎定公更請顏淵對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

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堯問篇第三十二盧文弨曰舊本唯末一段

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為之奈何欲致而取之也對曰執一

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劬而天下自來執一專意也行微行細

而天下自歸不必致也○郝懿行曰微者隱也勸學篇云行無

隱而不形隱微人所不見而行之無怠心下云行微如日月蓋

日月之行也執一如天地變易時也行微如日月日月之行人所不見似於

細微安徐然而無怠止之時也○盧

文弨曰元刻作安徐而出無然字忠誠盛於內賁於外形於

四海賁飾也形見也禮記曰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

大也盛於內則大於天下其在一隅邪夫有何足致也夫物在

外而形著於四海矣則可舉而致之今有道天下盡歸

不在於一隅焉用致也有讀為又

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武侯晉大夫畢

也子吳起進曰亦嘗有以楚莊王之語聞於左右者乎武侯曰楚

莊王之語何如吳起對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朝而

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巫臣楚申

曰不穀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歸之言也中

與仲虺同湯左相也○郝懿行曰薛音上追切此讀詁鬼切即

仲虺也如魏字從鬼聲而音為潰韓非說林下篇載有魏者顏

氏家訓勉學篇據古今字詁謂魏亦古之虺字即其例也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

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己若者亡○疑謂博聞達識可決疑惑者

能自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霸而與居不若其身者亡新序一作

仲虺之語亦缺此句可知梅氏無疑謂可以決疑者也今書

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楚莊王

以憂而君以意武侯遂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

○王念孫曰振救也○史記蒙恬傳曰過可振而諫可覺故曰振寡

伯禽將歸於魯魯侯將歸謂初之國也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汝

將行盡志而子美德乎傳之子美德以言我對曰其為人寬好

自用以慎寬寬弘也自用者蓋遇事以身先人故其傳以為美德而周

公以為爭楊云云此三者其美德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為美

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君子好以道德教人故其

其寬也出無辨矣女又美之○出於善惡無別汝何以為美也此乃

子曰寬則得眾亦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寡小也○寡無禮也彼

謂人愛悅歸之也乃無禮驕人而器局小也書曰自用則小尚書大

傳曰是其好自用也以斂益之也○郝懿行曰寡者貧也寡之

為言局也釋名云寡數猶局縮皆小意也楊惲傳謂寡數不容

鼠穴其為局小可知消精傳云寡寡滿籌寡寡亦狹小之言耳

王念孫曰楊分寡小為二義非也寡亦小也言其好自用也是

其器局之所以寡小也韓子說使篇惇惇純信用心一者則謂

之寡言世人皆尚詐偽故見惇惇純信用心一者則謂之寡

小也釋名曰寡數猶局縮皆小意也蔡邕短人賦劣厥僕寡亦

是短小之意詩傳以寡為無禮謂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

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士謂臣下掌事彼爭者

均者之氣也女又美之○好自用則必不委任而與之爭事爭事

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彼伯禽之慎密不廣接士聞之曰無

越踰不見士周公問之古也越踰謂過一日也○盧文弨曰

有等勿因下士與己踰等而不見也周公於下士厚為之貌故

注周公問之古也越踰謂過一日也然則荀子原文當作聞之

涉下文楊注有越踰字而誤衍也既衍踰字則越踰日之文甚

為不辭乃以日字為日字之誤而移置聞之二字之下遂成今

本之誤盧校云宋本曰作日此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懼其壅

則其舊迹之猶未盡泯者也

無乃有不聞即物少至少則淺物事也不見士則無所聞

察之事乎不聞即物少至少則淺物事也不見士則無所聞

少則意自淺矣問或為問也○王念孫曰問即問字也

彼淺者賤人之道也女又美之吾語女我文王之為子

子武王之為弟成王之為叔父

也○武王之為弟成王之為叔父

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贊而見者十人

其所尊敬者雖君亦執贊故哀公執贊請見周豐鄭注尚書大

傳云十人公卿之中也三十人羣大夫之中也百人羣士之中

也○盧文弨曰羣大夫羣士還贊而相見者三十人

舊本互易誤今大傳本亦訛還贊而相見者三十人

敬者不敢常則還之禮向往來也士相見禮曰主人復見之以

其贊曰歸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贊於將命者鄭康成云贊者

所執以至也君子見於所尊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以禮貌接

待之士百餘人也○先謙案文義不欲言而請畢事者十有餘

當有者字此緣上文者字而誤衍

人謂卑賤之士恐其言之不盡周公先請其畢辭也說苑曰周

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執贊而師見者十人所見

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

千人朝者萬人○盧文弨曰注衍十人所見者五字說苑敬

慎篇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

治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

之心故厚為之貌尤加謹敬也人人皆以我為越踰好士然故士至以人為越踰
然士亦以禮貌之故而至也。俞樾曰踰字亦衍文也。人人皆
以我為越者然故士者越之言過也。人人皆以我為過於好士也。然
故士至者然故士者越之言過也。人人皆以我為過於好士也。然
民不困財亦以然故連文則以踰字釋越字注家往往有此士至而
楊其辭至越踰連文則以踰字釋越字注家往往有此士至而
例非以正文有踰字也而正文踰字之衍即因此矣。士至而
後見物也。見物然後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女以魯國驕
人幾矣。幾危也。周公言我以天下之貴猶不敢。夫仰祿之士猶
可驕也。亮反。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為賤舍
富而為貧舍佚而為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黎讀為黎謂而
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賴守道之士不苟徇人故得
曰尚書大傳作是以。文不滅而章不敗也。
語曰縉王之封人。縉與鄒同。鄒王故國封人掌疆界者。漢書地理志縉縣屬東海也。郝懿行曰縉即鄒國

奴姓在東海漢志縉縣屬東海郡是也。縉王封人列子說行篇
作縉。一曰人韓詩外傳七及淮南道應訓並與說符同。孫叔敖
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
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與此大意雖同而文字異此當別有依
據。縉王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妒之祿厚者
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
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瘝卑每益祿而施瘝博位滋尊
而禮瘝恭。盧文弨曰瘝與愈同。元刻即作愈。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為人下而未知也。下謙下也。子貢問欲孔
子曰為人下者乎。其猶土也。深相之而得甘泉焉。相掘也。樹之
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
而不息。劉台拱曰不息韓詩外傳春秋繁露山川頌說苑臣
是言字無絲誤。篇並作不言王引之曰言與息形聲皆不相近。若本
德是也。韓詩外傳春秋繁露說苑作不言意與不德同。俗書應

亭作意形與息相似而誤大戴禮公冠篇靡不蒙惠今本誤作
靡不息是其證也家語困誓篇作多其功而不意王肅曰功雖
多而無所意也兩意字亦惠字之誤家語本於荀子則荀子為
之本作惠明矣太平御覽地部二正引作多其功而不德為
人下者其猶土也

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萊不用子馬而齊并之

宮之奇虞從以其族行子馬未詳其姓名左氏傳曰襄二年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與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又六年齊侯伐萊萊人使王湫帥師及正與子軍齊師齊師大敗之遂滅萊或曰正與子字子馬其不用未聞說苑諸御已諫楚莊王曰曹不用僇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據年代齊滅萊在楚莊王後未詳諸御已諫也○盧文弨曰諸御已舊本譌作諸卿已今據說苑正諫篇改正○鄭懿行曰說苑正諫篇子馬作子猛或說以左傳閔子馬據世族譜閔子馬即閔馬父係魯雜人豈萊不用而去之魯邪然此子馬見昭十八年傳上距襄六年齊人滅萊之歲四十餘年矣世代在後差遠又非萊人無庸牽合紂剗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不親賢用知故身死國亡也

為說者曰孫卿不及孔子是不然孫卿迫於亂世鑄於嚴刑土

無賢主下遇暴秦禮義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紂約天下冥冥行

全刺之諸侯大傾當是時也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

得使故君上蔽而無親賢人距而不受然則孫卿懷將聖之心

○盧文弨曰懷將聖宋本作將懷聖誤今訂正蒙佯狂之色視天下以愚詩曰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是其所以名聲不自徒與不眾光輝不

博也今之學者得孫卿之遺言餘教足以為天下法式表儀所

存者神所過者化

○盧文弨曰所過宋本作所遇誤古音存神一韻過化一韻此句中之韻也觀其

善行孔子弗過世不詳察云非聖人奈何天下不治孫卿不遇

時也德若堯禹世少知之方術不用為人所疑其知至明循道

正行足以為紀綱

○盧文弨曰紀綱舊本誤倒與上下韻不協嗚呼賢哉宜為帝王

天地不知善桀紂殺賢良比干剖心孔子拘匡接輿避世箕子
佯狂田常爲亂闔閭擅強爲惡得福善者有殃今爲說者又不
察其實乃信其名時世不同譽何由生不得爲政功安能成志
修德厚孰謂不賢乎

自爲說者已下荀卿弟子之辭

荀卿新書三十二篇

。盧文弨曰案宋本新書下有十二卷三字或疑是二十卷皆非也但作三十二篇

爲是今本漢書藝文志作三十三篇誤也

勸學篇第一

脩身篇第二

不苟篇第三

榮辱篇第四

非相篇第五

非十二子篇第六

仲尼篇第七

成相篇第八

儒效篇第九

王制篇第十

富國篇第十一

王霸篇第十二

君道篇第十三

臣道篇第十四

致仕篇第十五

議兵篇第十六

強國篇第十七

天論篇第十八

正論篇第十九

樂論篇第二十

解蔽篇第二十一

正名篇第二十二

禮論篇第二十三

宥坐篇第二十四

子道篇第二十五

性惡篇第二十六

法行篇第二十七

哀公篇第二十八

大略篇第二十九

堯問篇第三十

君子篇第三十一

賦篇第三十二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殺青簡書可繕寫孫卿趙人名況方齊宣王威王之時。盧文弨通篇作齊威宣王之時是也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眾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游學。盧文弨曰案史記亦作年五十誤當從風俗通作

年十五龜公武讀

諸子之事皆以為非先王之法也

孫卿善為

詩禮易春秋至齊襄王時孫卿最為老師齊向脩列大夫之缺

而孫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孫卿。盧文弨曰宋本不重今據史記補乃

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為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

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

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毋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

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

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盧文弨曰策

四韓詩外傳孫卿遺春申君書刺楚國因為歌賦以遺春申君

春申君恨復固謝孫卿孫卿乃行復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孫

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盧文弨曰宋本脫已字今據史記補

及韓非號韓子又浮丘伯皆受業為名儒孫卿之應聘於諸侯

見秦昭王昭王方喜戰伐而孫卿以三王之法說之及秦相應

侯皆不能用也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孫臏為變詐之

兵孫卿以王兵難之不能對也卒不能用孫卿道守禮義行應

繩墨安貧賤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孫卿後孟子百餘年

孫卿以為人性惡故作性惡一篇以非孟子蘇秦張儀以邪道

說諸侯以大貴顯孫卿退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

其道亡至漢興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美孫卿。盧文弨曰至漢興

以下十七字似不當在此應在下文蓋以法孫卿也句下孫卿卒不用於世老於蘭陵疾濁

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乎巫祝信祿祥鄙儒小

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盧文弨曰宋本無於是推儒墨道

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
為堅白同異之辭處子之言○盧文弨曰案史記作劇子之言

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廬子芋子皆著書○盧文

宋本廬作廬古可通用今從史記取易曉耳史記芋子作吁子

索隱曰吁音芋別錄作芋子今吁亦如字也又案漢書藝文志

有芋子十八篇云名嬰齊人師古云芋音弼與此又不同然非先王之法也皆不循孔氏之

術惟孟軻孫卿為能尊仲尼蘭陵多善為學蓋以孫卿也長老

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為卿蓋以法孫卿也孟子孫卿董先

生皆小五伯以為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如人君能

用孫卿庶幾於王然世終莫能用而六國之君殘滅秦國大亂

卒以亡觀孫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悽愴

甚可痛也嗚呼使斯人卒終於閭巷而功業不得見於世哀哉

可為竇涕其書比於記傳可以為法謹第錄其向味死上言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孫卿書錄

將仕郎守祕書省著作佐郎充御史臺主簿臣王子韶同校

朝奉郎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呂實卿重校

荀子卷第二十

荀子卷第二十

